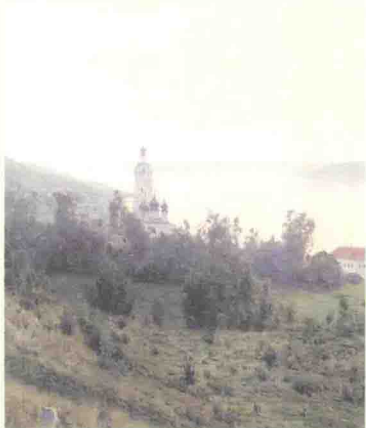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生活系列



白夜——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中短篇小说选

汪剑钊 主编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吴笛 译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敦煌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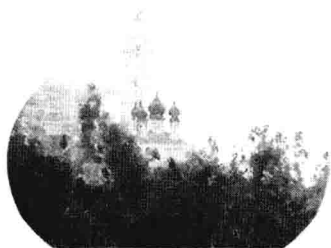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诗意生活系列

白夜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中短篇小说选

汪剑钊 主编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吴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夜：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吴笛译. --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3.12
(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468-0621-1

I. ①白… II. ①陀… ②吴…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8694号

白夜——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

汪剑钊 主编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吴 笛 译

总 策 划：王忠民 张国强

丛书策划：王森林

责任编辑：董宏强

装帧设计：石 璞 蔡志文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本社网址：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4.75 插页1 字数 210千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978-7-5468-0621-1

定价：24.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出版说明

2013年,我社开始策划出版“世界精短文学经典译丛”,这套丛书约请国内最优秀的翻译家担任主编和译者,将世界几大主要语言写成的短篇作品择优选入,并按照一定的主题和体裁进行分类,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各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为我国读者了解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平台。“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即是这套选题中的一种。

俄罗斯文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让他们形成了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一精神资源的承续和发展出现了断裂。为重新深入挖掘、整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优秀资源,我们倾心推出“俄罗斯精短文学经典译丛”(20册),分为“诗意自然”“诗意人生”“诗意心灵”和“诗意生活”等四个系列,让读者再一次感受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在阅读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分,提升对诗意生活的自觉追求,丰富人们的内心精神世界。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

译 序

□ 吴 笛

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经历极为奇特，充满了戏剧性。他于1821年11月11日（俄历10月30日）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医生家庭里，1843年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随后，被派任为彼得堡工程局的绘图员，一年之后辞职。从此他开始了创作的生涯。1846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作品——中篇小说《穷人》，震惊俄国文坛，从而一跃进入了俄国著名作家的行列。1848年他发表了著名的爱情小说《白夜》，使他的艺术才华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他在青年时代是彼得堡的一个进步组织彼得拉谢夫斯基派的成员，因参加该派的革命活动而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就在临刑之前得到赦免，改判为苦役和充军。1859年他回到了彼得堡，当年发表了讽刺性小说《伯父之梦》和《斯捷潘钦沃村庄及其村民》，重返文坛。此后，直至1881年1月28日（俄历2月9日）逝世，写下了长篇小说《罪与罚》、《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一系列举世闻名的作品。

从整个创作生涯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以创作篇幅浩繁的长篇小说闻名于世，而且还在创作中篇和短篇小说方面卓有成就。他不但善于刻画小人物、小官吏的痛苦心灵，对他们在物质、精神方面所遭受的凌辱表示深切的同情，而且还善于揭示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的丑恶面目，对他们的卑鄙行径进行淋漓尽致的讽刺和批判。

《白夜》和《伯父之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两部以婚恋伦理等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为题材的著名中篇小说。

《白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初次发表于1848年的《祖国纪事》杂志12月号上。该作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就多次再版，在世界范围内

广泛流传。这部著名的中篇小说以优美的彼得堡白夜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幻想家与一个美丽姑娘的既优美动人又感伤凄楚的爱情故事，表述了普通人物的崇高的理想、纯洁的心灵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忠贞。

在景色描绘和人的内心世界的展现方面，《白夜》已经相当成功，作者善于以自然景物的变化来展现人物情绪的发展。正是这一技巧，使得《白夜》这部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

这部小说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作品按时序分为五个章节，把故事发展时间和故事情节有机地连成一体，使得作品结构紧凑、一气呵成。从中不难看出作者那种“只有莎士比亚才能与之媲美”（高尔基语）的艺术描绘力。

《白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创作中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是描写小人物的成功之作。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幻想家，他生活贫困，孤独寂寞，从而对现实生活充满了反感，认为它庸俗平凡，枯燥无味。他试图与现实生活隔绝，成天沉湎于美丽诱人的幻想之中，他在幻想中获得了崇高的爱情，而清醒后，又感到内心空虚。同美丽姑娘娜丝金卡相逢之后，他便认识到她就是幻想中的姑娘，从而渴望得到她真正的爱情。可是，美丽姑娘的爱情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接踵而来的仍是孤独和悲戚。

《白夜》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想象出色的理解和把握。作品中的情节是幻想家直接呈现出来的，但是，幻想家（主人公）与叙述者（日记作者）之间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两者之间有时很难区分，回忆往事的叙述者与潜在的作者所传达而出的观点却是不尽相同的。幻想家对女主人公的表白中对幻想的理解以及对幻想的谴责都充满哲理，富有丰富的想象力和生动妥帖的比喻，并且将幻想与追忆结合一体，认为幻想家会从自己以前的幻想中逐渐成熟起来：

“幻想家在自己旧的幻想中就像在灰烬中一样翻来翻去，想在这灰烬中找到一丝火星，把它吹旺，让它以其重新燃起的火焰来烤热冷却下来的心房。”

《伯父之梦》是作家在1859年所发表的一部讽刺性小说，是他十年苦役和充军生活之后的第一部作品，标志着他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这是一部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讽刺性作品。

《伯父之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7年开始动笔的，1859年首次发表在《俄罗斯论坛》杂志上，随后收进了作者的《选集》第二卷和《全集》第三卷，接着又出版了单行本，以后，曾被人们改编成剧本，多次在舞台演出，博得好评。二十世纪，《伯父之梦》搬上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舞台。

中篇小说《伯父之梦》多次被改编演出，其原因在于作品丰富的情节性和深刻的思想性。作品生动地描绘了省城的女性们为了一个老朽但富有的公爵而展开的不择手段的争夺，通过老朽公爵与妙龄女郎之间的求婚闹剧，表现了金钱关系之下的道德沦丧。

作品的女主人公玛丽娅·亚历山大罗芙娜是作者极力刻画的迷恋于金钱与地位的贵族妇女的典型形象。她为了钱财，阻止自己女儿与一位小学教师真诚相爱，花言巧语地硬想把她嫁给老朽而富有的公爵，以达到谋取钱财的目的。因此，她挖空心思，拦路抢到公爵，用酒将他灌得烂醉如泥，然后引诱他向自己的女儿求婚，结果导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直至公爵一命归天。

《伯父之梦》仍具有俄国“自然派”作品的痕迹，与果戈理作品的题材相似，特别是与《钦差大臣》的风格相似。这一点，在刻画K公爵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K公爵由于途中马车失事而被人带到省城莫尔达索夫，但在城中却引起空前的骚动，这就像《钦差大臣》中没有盘缠上路的赫列斯达科夫耽搁在小旅馆中竟引起市长和其他官员无比恐惧一样。在K公爵的举止中充分显示出“赫列斯达科夫气质”。他们俩都是空虚透顶、浅薄至极的人物，他们吹起牛来真是天花乱坠。K公爵吹嘘自己与贝多芬要好，和拜伦关系密切，还标榜自己能成为另一个果戈理。另外，K公爵在竭力讨好女人方面也与果戈理的主人公颇为相似。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极度讽刺的笔调刻画了老朽至极、行将就木的K公爵的丑陋、痴呆、残缺，然而，这样一个“被人忘记埋葬的行尸走肉”竟然也对上流社会的女士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谁都想把他占为己有。在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嘲笑和鞭挞的并不是一个人的丑陋，而是整个沙皇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K公爵的形象也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了当时病态社会的化身。

作者还着力塑造了一个贵族纨绔子弟的典型——莫兹格里亚柯夫。尽管他具有某种“新思想”，尽管他声称“要为时代做点好事”，要让自已的农奴获得自由，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番空谈而已。他盼望着将来同公爵遗孀成婚，迷恋着“副省长的地位、金钱”，他幻想着自己能受到上层社会某些伯爵夫人的青睐。他冒充是K公爵的侄子，把公爵带到莫尔达索夫，使他这个“伯父”在此丧命。莫尔达索夫悲剧事件之后，他又到了其他地方，继续“寻欢作乐，追逐女性，不落后于时代的潮流”。可见，他身上尚具有“多余的人”的影子。

作品中的姬娜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她一直是个正直勇敢、美丽纯洁的姑娘，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对美好的爱情充满了憧憬。然而，现实与理想的冲突造成了她的种种痛苦和忧伤。在小说的结尾，姬娜却成了一个屈从于命运安排的贵族女性、将军夫人，使人不难联想起普希金笔下的塔吉姬娜。姬娜对社会的抗争和对真挚爱情的大胆追求，使得这一形象充满了迷人的力量；姬娜与社会的妥协，既表现了女性个人追求的幻灭，也从另一方面表现了社会和传统的习惯势力对人的性格的扭曲和对人的身心的摧残。

《白夜》和《伯父之梦》这两部中篇小说显然有别于作者的后期的创作，没有那些充满矛盾、光怪陆离的描写，也没有对病态心理的着意刻画，但也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在模仿普希金、果戈理、巴尔扎克等大师创作风格的同时，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尤其是在展现社会场景和人物的情感力量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创作个性。因此，对于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创作生涯及其思想、意识的发展与变化，对于了解他创作风格的发展与变化，这两部作品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同样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才华。从《圣诞树与婚礼》、《基督圣诞树旁的小孩》、《怪诞人之梦》等短篇小说来看，就其本身的卓越的艺术表现力而言，无疑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圣诞树与婚礼》以现实主义笔触描写了社会上所存在的崇尚金钱的倾向，受利益所驱动着的上流社会的道貌岸然和精心算计，与孩童的纯真和自然形成强烈反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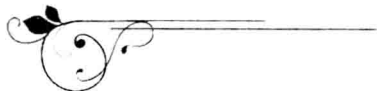
爱情与婚姻以残酷的方式呈现真相。而《基督圣诞树旁的小孩》则描写了宗教氛围甚浓的圣诞之夜却缺乏怜悯和同情的悲剧。而基督的形象以及最后孩童在天国的圣诞欢会的描述，无疑是《罪与罚》等作品中宗教救世思想的一个注解。《怪诞人之梦》的基本情节是写一个对生活绝望的男子与一个急需帮助的小女孩偶然相遇，之后回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醒之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获得新生和希望。这篇小说发表于1877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期作品，在他的创作中应该具有特别的地位，体现了作者长期创作实践的探索，以及未来人类和谐社会的理想的信念。实际上，这是一篇借助梦幻旅行的方式表达作者宏大理想的出色的短篇小说，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在艺术手法上，该篇小说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对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显而易见的影响。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世界文学优秀传统的承袭，也是非常鲜明的。在《怪诞人之梦》中，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理念上，或是在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的展现方面，都可以探寻到但丁《神曲》的影子，同时也能感受到普希金的《黑桃皇后》、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集》、奥多耶夫斯基《俄罗斯之夜》等著名俄罗斯作家作品的关联。

本书中的《白夜》和《伯父之梦》等中篇小说与《怪诞人之梦》、《基督圣诞树旁的小孩》等短篇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对梦幻的描写和关注。《白夜》中的梦幻充满着浪漫的气息，与真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梦幻比真实世界的日常生活更为美好，从而给梦幻者带来了无尽的慰藉。《伯父之梦》中的梦幻，则是真实世界真实情景的延续。短篇小说《基督圣诞树旁的小孩》中所描写的梦幻远胜于现实世界，摆脱了真实世界的一切凄凉与不公，充满着理想色彩，仿佛是真实世界通往天堂的一条必由之路。短篇小说《怪诞人之梦》中的梦幻充满了想象力。作品中的人物通过梦幻在黑暗的不为人知的空间飞翔，不仅超越时空，而且超越了生命的界限，进行了但丁《神曲》般的梦游，并且通过这样的神游，作者力图在怪诞中充分展现自己的宗教理念和社会理想。

正是因为这些小说中所具有的构成幻想现实主义的这些相同的特性，以

及适于展现梦幻的白夜这一独特的彼得堡社会文化语境，现以《白夜——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为名结集出版。译文中的不妥之处，恳请学界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CONTENTS



白 夜

- 001 第一夜
- 012 第二夜
- 026 娜丝金卡的身世
- 036 第三夜
- 043 第四夜
- 053 凌晨

伯父之梦

- 056 第一章
- 061 第二章
- 065 第三章
- 074 第四章
- 086 第五章
- 098 第六章
- 107 第七章
- 115 第八章
- 125 第九章
- 137 第十章
- 145 第十一章
- 154 第十二章
- 162 第十三章

- 175 第十四章
182 第十五章
- 193 圣诞树与婚礼
201 基督圣诞树旁的小孩
205 怪诞人之梦

白 夜

……莫非他在尘世的降临，就是为了同你的心灵，能有瞬间的亲近？……

——屠格涅夫^①

第一夜

夜色如此妖娆，这样的夜晚啊，亲爱的读者，也许只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才有可能遇上。夜空繁星闪烁，晶莹透彻，举目瞻望，会令人不由得暗自发问：难道这样的夜空之下竟然居住着种种愤懑不平和反复无常的人吗？这是个幼稚的问题，亲爱的读者，是个极其幼稚的问题，但老天爷常让这样的问题萦绕在您的脑际！……谈到反复无常的和各种愤懑不平的人，我就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一整天来的高尚行为。一大清早，我就开始被某种奇怪的忧伤弄得凄楚难忍。我突然觉得自己孑然一身，落得个众叛亲离。诚然，任何人都无权对此质问：这“众”、“亲”究竟是谁呢？因为我在彼得堡已经住了八年了，从来没跟任何人攀过亲、结过交。不过，我干吗要同人家结交呢？我本来不就同全体彼得堡人交情很深吗？正因为如此，当整个彼得堡都行动起来，突然动身去避暑的时候，我才觉得他们都在抛弃我。我变得孤零零的，这太可怕了，三天以来，我忧心如焚地在城里徘徊，压根儿不明白我到底怎么了。不管我闲逛在涅瓦大街上，还是徜徉在公园里，或是踟躕在河滨，一整年来，我曾经习惯于在一定的时刻、一定的地方所能遇见的那些人，一个也看不到了。当然，那些人并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他们。我相当了解他们，我差不多研究过

^① 引自伊凡·屠格涅夫的诗歌《小花》（1843），引文略有改动。

他们的面部特征，而且当他们愉快的时候，我感到喜出望外；当他们愁闷的时候，我也觉得郁郁不欢。我几乎同一个老头儿结下了深交，每天我都在一定的时刻和他在方坦卡河畔相遇。他的面部表情那样深沉，总是喃喃自语，并且挥动着左手，他的右手拿着一根生满癭节的，上端镶着金色镶头的长手杖。他对我也有所注意，并怀有真诚的好感。倘若我没在一定的时刻待在方坦卡河畔的老地方，我敢肯定，他准会陷入忧郁之中。所以，有时我们还差点儿相互鞠躬问候，特别是在我俩都心情愉快的时候。不久之前，我们整整两天没有见面，而在第三天又邂逅相遇时，我们竟想举手行礼，好在我们及时醒悟，垂下手，抱着无比的同情，各自擦肩而过。除了人以外，所有的房屋跟我也混得很熟。每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它们都好像纷至沓来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扇扇窗户就像一只只眼睛，瞪得大大的，直盯着我，好像在说：“您好，您近来身体怎样？我嘛，明天可将要就医治疗啦。”或者说：“我差点儿变成了灰烬，现在还直打哆嗦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它们中间有我的宠儿，有我的挚友，其中一位打算在今年夏天请建筑师治病呢。我打算每天都特地去走一趟，以防人家把它治坏了，愿上帝保佑它吧！……可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幢极其漂亮的粉红色房屋的遭遇。那是一幢相当可爱的砖石结构的房子，它总是那样亲切地看着我，那样自豪地看着自己笨拙的邻居，于是，每当我偶尔打那路过时，我的心就欢快地跳跃着。然而，万万没有料到，上个礼拜我在街上闲逛时，刚向我那位朋友投去一瞥，就听见了一声悲惨的叫喊：“不要把我涂成黄色！”这帮恶棍，混蛋！他们什么也不放过：不管是柱子还是屋檐。我的朋友就这样变黄了，黄得像金丝雀一样。在这种场合，我气得险些吐出黄胆，直到现在，我仍不愿意去见我那位可怜的房屋朋友，看到它被糟蹋得不成样子，漆上了大清帝国的颜色^①，我实在不忍心。

经我这么一说，读者诸君，你们恐怕已经弄明我同整个彼得堡是多么熟悉了。

我已经说过，三整天来，我一直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现在我已猜出了其中

^① 指黄色。

的奥秘。走在街上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这也没了,那也没了,不知藏到哪儿去了);待在家里的时候,我又如坐针毡。在这两个夜晚,我总想探个究竟:我这块栖身之地到底还缺少什么呢?为什么住在这里会觉得很不对劲呢?我困惑不解地扫视了一下被烟熏黑的绿色墙壁和天花板(天花板上挂满了由玛特莲娜成功培育的蛛网),认真察看了每一件家具,又逐一检查了每把椅子,心想,祸根是否就出在这里?(因为哪怕有一把椅子不在昨天的位置上,我就会心神不安)我看了看窗户,可一切都是徒劳……我的心情一点也没有好转!我甚至想把玛特莲娜叫过来,就清除蛛网以及打扫房间等事项慈父般地进行交谈。可她只是好奇地、干巴巴地瞪了瞪眼,一声也不回答,就走开了,所以,直到现在蛛网还原封不动、平安无事地挂在天花板上。最后,也就是今天早晨,我才弄了个水落石出。嗨!原来他们全都避开我,溜到那些臭别墅里去了!请原谅我用了庸俗的字眼,但我也实在无法使用高雅的辞藻……因为原来住在彼得堡的所有人物,要么乘车,要么步行,都去避暑了;因为每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都乘坐出租马车,外表上显得那么庄重,在我的眼里仿佛蓦地变成了可敬的一家之长,他们干完了日常公务之后,正轻装前往别墅,与家人相聚;因为每一个行人的面部都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神情,好像要对所有遇见的人说:“诸位先生,我只是顺便打这路过,两个钟头之后我就上别墅啦。”

如果窗户打开了,那么首先是几只纤细白皙的手指敲打窗户玻璃,接着是一位美丽的姑娘探出头来,招呼挑着花盆的小贩子走过去——我立刻想象到,这些花只能这样被人购买,也就是说,人们买花绝不是为了在闷热的城中住宅里享受春光和芳香,而是很快就要带着花盆动身去乡间别墅。除此之外,我还在自己特别的新发现中获得卓著成效,我只要根据外形,就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什么样的人住在什么样的别墅里。卡缅岛和阿普迭卡尔岛以及彼得戈夫大道的别墅主人,一向以文雅的举止、华美的夏服以及进城时乘坐的豪华马车为其特征。帕尔戈洛夫以及更远一些的居住者,以自己的通情达理和举止稳重而令人“刮目相看”。克列斯托夫岛上的居住者则以悠然自得、无忧无虑的神情而与众不同。

我时而遇上长长的车队。车夫们手握缰绳，懒洋洋地跟在车旁，车上各种家具堆积如山：桌椅板凳，长沙发——有土耳其式的，也有不是土耳其式的，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家什。在这些家具的最上方，即大车的顶端，往往毕恭毕敬地坐着一位虚胖的厨娘，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着主人的财产。我有时向河面鸟瞰，一艘艘满载家用杂物的船只顺着涅瓦河或方坦卡河向小黑河以及岛屿的方向航行。大车和船只在我眼中成十成百地增加，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行动起来，都动身出发，大伙儿会一窝蜂似地向别墅迁移；看来，整个彼得堡有化为废墟的危险，于是我最后感到羞愧，感到难受，感到忧郁。我压根儿没地方可去，同时也确实用不着去避暑。我本来心甘情愿地搭乘任何一辆马车，随同任何一位雇有马车的仪表堂堂的先生一道前往，可是，没有一个人邀请我，好像把我忘了似的，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我游荡了许久，走了很多路程，这样，按照自己的惯例，还没来得及忘记自己待在什么地方，就突然无意中来到城门附近。我立刻快活起来，越过界杆，在种了庄稼的田野和草地之间向前直奔，一点儿也不觉得疲劳，只是全身心地感觉到，某种沉重的负担从我心灵深处烟消云散了。所有过路的人都极其和蔼可亲地端详着我，差点儿没向我点头致意呢。人人都为某种事而感到心花怒放，大家无一例外地抽着香烟。我也异常高兴，这种情形，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我就好像突然来到了意大利——大自然对我这个体弱的、险些没在城内憋死的市民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印象。

我们彼得堡的自然景色中也有某种无法表述的、沁人肺腑的东西。随着春天的来临，大自然蓦然之间显示出自己的全部活力和上苍所赐予的全部力量，万木披上了翠绿的嫩叶，大地穿上了美丽的新装，各种花朵，婀娜妩媚，斗妍争奇……不知怎地，大自然使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位姿容憔悴、病魔缠身的姑娘。看着她，您有时下意识地感到惋惜，有时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出于怜悯的爱慕，有时您不知不觉地发现她一瞬间就变成妙不可言的美女。而您为之愕然，为之陶醉，会不由自主地询问自己：是什么力量迫使这双忧郁、沉思的眼睛放射出如此炽热的光芒？是什么致使这苍白、清癯的双颊上热血沸腾？

是什么招致这娇嫩的面庞上焕发激情？为什么她高耸的乳峰这样起伏不平？是什么在这位可怜的姑娘的脸蛋上突然激发出朝气、活力和美丽，绽开迷人的微笑，放出夺目的光彩？您四下环顾，您寻求那么一个人，您猜想到……可是短暂的一瞬间很快就流逝而去，也许，您翌日所遇到的还是往常那样沉思、恍惚的目光，还是那张苍白的脸庞，还是那恭顺、胆怯的举止，抑或是失望，抑或是因短暂的迷恋而产生的沮丧的哀愁和苦恼的痕迹……真是令人遗憾，瞬间的柔情蜜意迅疾地一去不返，这种柔情在您面前的昙花一现竟是这样不以足信，这样空幻——遗憾的是，您甚至没有来得及爱上它……

不过，我的夜晚毕竟胜于白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已经很晚了，我才回到城里，远处的钟声响了十下，我才走近住所。我沿着运河的堤岸走着，这时，滨河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说真的，我在城内的住处还相当偏僻呢。我一边走着一边哼着小调，因为我心情舒畅时，无论如何也得自个儿哼点什么，就像所有的无亲无友的幸福儿一样，这是由于在高兴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与他分享喜悦。突然，我遇上了一件万万没有料到的奇事。

在运河边上的护栏旁，伫立着一位女子，她将胳膊肘支在栏杆上，显然是在聚精会神地俯瞰着浑浊的河水。她披着一条漂亮的黑色披巾，头戴一顶秀丽的黄色女帽。“肯定是位黑发女郎。”我暗自思索。她好像没听见我的脚步声，当我屏住呼吸，揣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从她身边走过时，她连动也没动。

“太奇怪了！”我心里想，“她肯定是想什么事情想得出了神了。”突然，我就像被钉在地上一样停住了脚步：我听到了一阵低沉的哭泣。没错，我没有弄错：那个姑娘在哭，不时传来她的抽泣。天哪！我的心情紧张起来了。不管我在女人面前是怎样胆怯，然而这个时刻非同寻常啊！……我掉过头来，向她奔去，本来我肯定会叫声“小姐”，然而，我知道，这种称呼在俄罗斯描写上流社会的小说中已经重复过千百遍了。正因为这一点，我没有开口叫出来。但是，当我挑到合适的措辞时，姑娘神智明白过来，向我投过一瞥，猛然又想起什么，急忙垂下眼帘，接着从我身边一溜而过，沿着滨河街走开了。我立即跟在后面，然而，被她发现了。她离开河岸，穿过街道，走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我不敢穿